

### 戴鹿牀一門之盛

前清咸同之際，金石文字之學，盛為發明。而專工繪事者，尚多墨守前人陳迹，形似徒工，每況愈下，卑卑無甚高論。蓋自明季畫家師法董玄宰，開雲間婁東諸派，自稱南宗。學者尊煙客員照清暉麓台為四王。得四王之畫者，每謂可以前無古人。置鼎雜出，輾轉臨摹，士夫之家，莫不有之。習非成是，遂置唐宋元人之矩矱於不講。數十年來，又以湯雨生戴鹿牀配四王。江浙之間，依賴傳摹，以為衣食計者，不可僕數。優孟衣冠，畫事之真傳，凌替極矣。大抵朝市之子，多喜四王湯戴；江湖之儔，又習清湘雪箇。畫事流傳，三江稱盛。其餘諸省，因地因人，各守家法，倚於一偏，殊其風氣。特出之士，無多觀焉。

### 總論



## 近數十年畫者評

黃賓虹

浙江自元季名家黃大癡吳梅盦王黃鶴而後，一變而為戴文進藍田叔。至鹿牀居士純尚南宗，專師四王，稍稍換一面目。其箕裘克紹，不墜家風者，如戴保卿、有恆、鹿牀之家嗣也。由廣文官松江同知，山水出入麓台石谷間。其羣從之能畫者，惟用伯以恆，尤為工細，屋宇几席，不踰規矩。仲江、江恆、墨采橫溢，超軼羣倫。季渠、其恆，一字問水，揮灑自然，頗得妙境。子謙、爾恆，恪守矩矱，別饒秀韻。保卿長子步瀛、兆登，又號蘇門，不失家法。溯源婁東。次子青來、兆春，又號展詔，由進士入詞林，官陝西陝安道，工畫山水，克繩祖武。一門之中，多善筆墨，彬彬風雅，可謂難已。

### 江浙名家

毘陵湯雨生，以世襲官至杭州參將，工山水，兼墨梅。子綬，名字封民，綬名字右民，祿名字樂民，皆僅以花鳥蔬果稱善，不復大振其家聲。蕭山任

氏以渭長，謙為傑出。人物衣褶如鐵畫銀鈎，直入陳章侯之室。所作士女亦古雅，亦嫵媚。一時走幣相乞者，得其寸縑尺幅，莫不珍如球璧。其弟阜長，善花卉。子立凡，兼寫山水，尤喜畫馬。而山陰任伯年，與之同時同姓，山水人物花鳥，無所不能，滬市盛名，無出其右。若楊佩甫、伯潤、張子祥，專工山水，費餘伯以并，弟毅士以專，專工仕女，皆能自樹一幟。傳其衣鉢者，極盛一時，足稱江浙之選已。

### 士夫之提倡

究極婁水諸家之蹟，而尤醉心於石谷者，南皮張子青之萬，致力尤為深邃。嘗撫蘇時，愛拙政園，泉石池榭之幽秀，旋即移居其中。入閣後，含毫吮墨，猶時為人作畫，蒼厚秀潤，雅有鹿牀遺韻。河南胡石查、義賢、官浙江同知，長於金石考訂之學。所藏泉幣，皆希品。書畫均學董玄宰、清潤淹雅，功力悉敵。浙之石門吳秋農、慶祥，畫宗文唐，喜寫細筆松針，為青綠山水。嘗偕石查游京師，聲譽益噪。有自畫瓶山舊隱圖，索名流題詠之。其同邑吳伯滔，所作山水，沈鬱蒼秀，尚饒古法。家有來鸞草堂，終年杜門作畫。湖州張叔憲，號辟非，官部郎，工隸篆，與潘伯寅、陳壽卿研究金石之學。作畫有宋元人筆意。蓋自畫法失傳，古人用筆，存於篆隸。故畫筆以金石家為上；工書法詩文者次之；作家當行，得與文人薰陶者，又次之。若徒守一先生之言，局於偏隅之見，雖其臨摹極工，難於神形俱肖，勤劬皓首，未可與論藝事也。

### 滬上寓公

吳縣吳清卿，由詞林出撫湖廣，研精篆籀，著說文古籀補。同治初，曾寓滬入萍花社書畫會，集諸畫家作畫中九友歌，以繼吳梅村之後。所畫山水，雅近廉州，麓台，筆墨蒼潤。時九友中，以吳江陸廉夫，得名最早。山水專宗四王，渲染尤能逼肖。晚年寓滬，濱壹志、廉州、清暉，務極精能。吳縣顧若波，山水澤古功深，習四王、吳惺諸家，清麗疏古。曾客蘇松、太道、沈秉成署中。吳縣金心蘭，又號瞎牛，畫山水，兼寫墨梅，與廉夫結畫社。同光而後，滬壖一隅，商賈輻湊，輪蹄馬足，絡繹不絕，而以硯田為生活者，亦皆于子而來，僑居鬻畫。有華亭胡公壽，初號小樵，畫以字行。書法顏魯公，藏有戲鴻堂祖本，爭坐位稿，矜為至寶。畫筆山水花卉，無所不能，尤喜畫梅。湖州錢吉生，畫人物臨摹陳老蓮，不逮渭長之圓勁。揚州倪墨畊，初學王小某，來滬後，參以任伯年筆意，而稍變之，得成名於海上。金陵吳石僊，以字行。初畫山水，略仿藍田，叔喜作秋山，白雲紅葉，繼參西畫，用水漬紙，不令其乾，以施筆墨，獨誇祕法。淒迷似雲間派，而筆力適勁之氣，泯焉。其取途平正，猶存先鋒者，有秀水陶錐庵。山水取法元朝諸大家，得空靈淡遠之趣。來滬寓西倉橋、潘氏，無錫秦誼亭、炳文，又字硯雲，山水師黃大癡、吳仲圭，由四王入門。以上皆萍花社友，社中畫會設於滬之西城關廟，江浙名士，一時並集，吳橋孫宗麟為作記。

### 金石詩文家之畫

會稽趙搗叔之謙，初字益甫，號悲盦，又號慈寮，由孝廉出宰江右。工文辭，精篆刻。嘗於役饒州，游鳴山廟，歸述所見樹瘦，取一執扇畫之，霜柯挺立，礫柯相銜，神形俱肖。書學平原，參以六朝造象。所畫花卉，尤能推篆隸筆意爲之。秀水周存伯，別號范湖居士，工詩文，善花卉，與蕭山任熊相友善。咸豐中值寇亂，以軍功授官，幸新陽。未久罷去，流寓吳門，賣畫自給。畫筆深厚，意合白陽，復堂爲一手。以離鄉井久，自畫范湖草堂以寄故鄉之思。揚州吳攘之，熙載，初名廷旣，工篆隸，真行，得包安吳之傳。喜以書法寫爲花卉，穠厚蓊郁，卓爾不羣。時有其同邑陳若木，崇光，畫雙鈎花卉，極合古法，人物山水，各各精妙。因客皖中蒯氏家，多見宋元名人真蹟，沈雄渾厚。錢唐錢叔蓋，松，號耐青，精鑒別碑版，尤工摹印。間畫山水，設色蒼古，有金石氣。咸豐十年被難殉節。富陽胡鼻山，號不恐，嗜金石，精篆刻，深究六書小學，所居室內几榻屏幃，皆秦漢碑拓，古趣盎然。高密鄭小坡，文，別號大鶴山人，工詩詞。書宗漢魏。畫山水秀韻天然，有書卷氣，皆足超越庸史者也。

### 名家畫略

皖江南北，素多畫士。懷寧鄭雪湖，壯年曾游黃山，所畫山水，早飲香名。年八十餘，猶能作青綠設色，不失古人矩矱。其同邑陳昔凡，庶，姜穎生，陶，皆左清暉而右麓台。穎生居京師久，不樂仕進，寫畫自給。題款往往視

案畫人之姓氏，多錄唐人詩句題其端，以爲識別，如王必輞川，李必青蓮，欲得上款之姓爲何，可一望而知之矣。京師近二十年來，畫家無不崇尚石谷。胥由乎此。福建熊文熊，辟遠，工山水，亦畫清暉，卽穎生之高足也。粵人論畫山水，甚重陳鼎陳鏞，二陳皆官於粵中。番禺陳古樵，與陳蘭甫，分主學海堂講席，古樵山水，濃厚不落時蹊。居古泉，廉，與兄仁，俱擅設色花卉，以視吳江王秋言，嘉興朱夢廬，雖有顯殊，其自成一家一也。

### 結論

揚子江之流域，畫者夙以邗上爲盛。承揚州八怪之餘風，率多點染有致。花卉不爲南田細筆，山水多尙簡率，無復唐宋遺，而顧恣如袁文濤，王漢藻諸作，已無嗣響。如李梅生，情，王小某，素，釋蓮溪輩，皆承華新羅李復堂之後，沿習其法，以爲瀟灑有致。卒啓粗疏獷悍之漸。學者不察，任意揮灑，妄擬古人，理法既乖，神氣亦失，拯其流弊，非先明古人用筆用墨之方，無以開士習希聖希賢之路。故畫法必通於書法，人工不逮乎化工，訣由口授，祕鑰斯傳。機或禪參，真詮可獲。生當輓近，抗志前修。先戒岐途，繼循正軌。所由賞鑒真蹟，當據筆墨爲歸。臨摹寫生，兼得江山之助。一藝名世，豈偶然哉。昔黃大癡論畫，最忌邪甜俗賴，自婁東派行，至於近今，中經遞變，皆未免此。明季新安諸大家，力爭上游，乾嘉而後，士夫多染四王習氣，學術墜落，亦可慨已。

## 口墨環談

梁帖廬

「口書」「口畫」古無所聞，其稱蓋自隗始。帖十五六時，雅好塗抹，絕無師承。嘗見高西園左筆，高且園指頭墨戲，逸趣橫生，則思獨闢蹊徑，以自娛樂。其始植筆於口，戲以作書，口不從心，其艱彌甚。僵蚓秋蛇，殆不成字；即幸而成字，亦板而弗靈，弱而無力。願余能持以定力，縱受挫折，決不退轉。久之，始稍有心得，然以眎執筆揮灑者，尚不侔也。嗣是益加研討，漸臻純熟。大約行草易工，楷書難好；一寸以至數寸，筆力逾勁，不異手揮；擘窠則不免弩張，蠅頭則難顯筆致；此其大較也。

口書既成，進而試作山水，艱乃倍蓰。蓋書尚正鋒，畫多側筆，既有皴擦之煩，復有水墨之異，而宜乎小品，怯其大障，則其所短也。二十年來，硯田食破，時作時輟，頗自斥為雕蟲末技，祕不示人。乙丑夏，于役滬壖，屬五卅事起，友人勸以口墨助捐，乃出其緒餘，以與當世人士相見，咸訝為得未曾有，而各報章且取其作品攝影刊布，良用愧怍。閒居無俚，拉雜書此，聊貢一得，以餉同嗜。

欲求口墨之工，當先乞靈腕下，而欲習口畫又必先自口書始。蓋手口之妙，關紐相通，書法既純，畫乃益妙也。噙筆於口，全恃齒力，齒不可動，運之以項。噙筆時，筆鋒須略向前，以便目光下注於紙。

筆鋒宜長，筆管宜細；鋒長則揮灑自如，管細始便於齒噙。又作書之管宜細而長，作畫之筆宜細而短；長可取勢，短則入細。宿煤敗墨，書家所戒；至於口筆，忌之尤嚴，自宜以新墨為尚，而濃淡之間亦宜究心。

作書時，蘸墨須略飽，筆疾書，行氣始貫。墨若有餘，不另蘸筆，宣紙下宜另襯潔紙一層，大小與宣紙相等，以免漶漫。口書便於中鋒，憚於側筆；故行草最易，篆書次之，楷書又次之，而隸法最難，以多側筆也。

口書最宜於屏幅。楹帖字大，扇冊字小，俱較難；若作尺外大字，或於扇冊上作蠅頭書，鮮不墮者。

口書率多正鋒，且噙筆懸空而書，適勁超逸，有非腕力所能者。例之以腕，正肯直立案側，以手撮筆端而書，故宜大而不宜小。口畫多側筆，顧口不可側，惟可運之以項。山水具體而已，寫意每有奇趣，工細極覺吃力，若作蘭竹，自當較易，惜未暇研尋也。

口畫山水最宜施之小幀及扇冊，亦可設色，惟只宜淺絳，青綠則太煩瑣矣。

樹之夾葉，山之細皴，以及屋宇，橋梁，人物等，此在畫家本視之極易，而口畫則極難；蓋噙筆過高，殊難如運腕之工也，稍不留意，輒成疵贅。此與作口書者，偶有一筆未到，再以筆描之，同為難事，非研究有素，未易辦此。

口書口畫雖屬小道，然視以蔗渣遊戲者，則較勝矣。倘嗜奇之士能發揚而光大之，當不難在左筆，指墨之外，別樹一幟也。